

贈閱

現代蒙古标准語語法講義

苏联 布·哈·托达業娃

中央民族學院
北京·一九五七年

Б. Х. Тодаева

Лекции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Пекин: 1957

序

現代蒙古標準語語法講義一書是我主要在1954—1955這一學年在中央民族學院為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的蒙語教研室教師和研究生以及由內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派至教研室的蒙文工作者所講的。

一九五一年於莫斯科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出版的我的著作“現代蒙語語法”（語音學和詞法）是本書寫成的基礎。

本書的緒論——蒙語研究史——和關於簡單句句法的各基本問題這兩節是我在北京從頭寫的。著作其他部分的個別地方曾加以補充和修改。

本書中附有我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呼和浩特召開的蒙古語族科學討論會作的報告，題為“論中國蒙古語各方言的基本特點及其與現代蒙古標準語的比較”。

本書刊印事宜中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及其領導人馬學良教授給予了巨大的幫助。從俄文譯成中文的工作以及校對工作是由中央民族學院翻譯同志們完成的，翻譯和校對的主要工作是由李佩娟同志完成的。特在此向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及上面指出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目 录

序

緒 論

語 音 学

元音	37
后元音	38
前元音	39
長元音	40
短元音	48
复合元音	52
元音 я, ɐ, ɔ, ɨ, ʏ	54
輔音	55
乐音性輔音	56
噪音性輔音	58
元音和諧	64
元音轉換	68
輔音轉換	69
元音换位	70
音节	70
复合簡詞	71
重音	72
文字上表达顎化輔音的方法	72
借詞的形成	73

詞 法

詞根与附加成份	75
詞类概述	79

名詞	91
論語法上的性	92
單數和復數	93
名詞的構詞法	99
名詞的變格	102
1. 簡單變格法	103
主 格	103
所有格	105
方位格	107
客體格	110
從 格	113
造 格	115
共同格	117
2. 反身變格法	122
3. 双重變格法	125
名詞的對稱詞組	127
形容詞	128
性質形容詞	129
關係形容詞	129
形容詞的比較級	130
形容詞的附加成份	133
代詞	138
人稱代詞	138
指示代詞	141
疑問代詞	143
物主代詞	144
確定代詞	145
數詞	146
指量數詞	146
次第數詞	148
平均數詞	149
集合數詞	150

分数詞	150
数詞的变格	151
動詞	152
由靜詞構成的動詞	153
動詞的式	154
命令式	155
單复数第一人称形式	155
單数第一人称形式	157
單复数第二人称形式	157
复数第二人称形式	158
單复数第三人称形式	159
陈述式	162
1. 現在將來時	162
2. 第一過去時	164
3. 第二過去時	165
4. 第三過去時	165
关于人称形式的表达法	167
動詞的体	169
开始体	173
延續体	174
結束体	176
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	179
語态	180
被动态	181
共同态	181
相互态	182
他动态	183
系詞	188
形動詞	191
將來時形動詞	192
過去時形動詞	193

現在時未完成形動詞	194
現在時一次體形動詞	195
多次體形動詞	196
形動詞變格	198
副動詞	199
聯合副動詞	200
結合副動詞	202
分離副動詞	203
延續副動詞	205
立刻副動詞	205
跟隨副動詞	206
界限副動詞	206
讓步副動詞	207
條件副動詞	208
副詞	210
副詞的分類	213
后置詞	214
要求靜詞詞干的后置詞	216
要求所有格的后置詞	218
要求从格的后置詞	220
要求所有格和共同格的后置詞 $\times \text{AMT}$	220
連接詞	220
小詞	221
感嘆詞	225

簡單句句法的一些基本問題

詞組与句子	226
詞組的基本類型	227
(1) 動詞和名詞的詞組	231
(2) 名詞詞組	233
(3) 名詞和形容詞的詞組	234
(4) 名詞和形動詞的詞組	234

(5) 名詞和人物主代詞、指示代詞或名詞和數詞的詞組	234
句的成份	235
句的主要成份	235
1. 主語	235
2. 謂語	237
1. 動詞謂語	237
(1) 動詞簡單謂語	237
(2) 動詞复合謂語	238
2. 靜詞謂語	243
3. 形動詞謂語	247
句的次要成份	255
1. 直接補語	255
2. 間接補語	261
(1) 方位格形式的補語	261
(2) 从格形式的補語	264
(3) 造格形式的補語	267
(4) 共同格形式的補語	269
3. 狀語	270
(1) 行为方法狀語	271
(2) 地点狀語	272
(3) 時間狀語	274
(4) 原因狀語	275
(5) 目的狀語	276
4. 定語	276
(1) 以名詞表达的定語	277
(2) 以形容詞表达的定語	279
(3) 以代詞表达的定語	279
(4) 以數詞表达的定語	280
(5) 以形動詞表达的定語	280
句中的詞序	283
主要成份的詞序	293

次要成份的詞序	295
1. 直接補語	296
2. 間接補語	299
3. 狀語	300
4. 定語	306
呼語和小詞的位置	313
附录 論中国蒙古語各方言的基本特点及其与現代蒙古标准語的比較	317
本書引用的著作及作者的略語表	375

緒 論

蒙古語族的研究開始於十九世紀的前半葉。尽管如此，其中還有許多語言和方言到現在還沒有研究過。甚至於那些被認為作過一些研究的語言和方言，也還沒有進行詳細的調查。例如，這些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詞彙都沒有進行過詳細的調查。

即便我們已經有印出來的喀爾喀蒙語、布路特蒙語和喀爾瑪克語的材料，也不能說這些材料就包括了蒙古語族的其他語言和方言，如黑龍江省、內蒙和新疆的達呼爾語（дагурский язык），青海的蒙古爾語（монгорский язык）（注一），阿富汗的莫戈勒語（могольский язык）以及分布在中國境內的一些蒙語方言——內蒙、新疆、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河北省、青海省。

目前特別重要的是：研究和準備出版內蒙和新疆蒙語方言資料，從而將大大地充實蒙語和蒙語方言的科學材料，將為建立蒙古語族比較語法這門課程而收集必要的和實際的材料。在蒙古語族比較語法課程裏將分別地敘述蘇聯和中國境內的不同蒙語和不同的蒙語方言的語言事實。

系統講授現代蒙語的語法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應具有下列幾個目的：

（1）詳細地分析蒙古人民共和國國語的語法構造（包括語音學），它是現代諸蒙古語中的一種語言；

（2）在上語法課的同時，還要介紹怎樣研究和描寫個別蒙語的方法；

（3）幫助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蒙語各方言和現代蒙古標準語言的關係，最後一點對於解決中國蒙古標準語言的方言基礎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注一）蒙古爾僅是按俄文譯成的，即中國現在所稱的“土族”——譯者按。

在十二世紀末葉和十三世紀初葉，蒙古部落裏的各不同集團講着不同的蒙古語方言。由於一定的歷史條件，即成吉思汗屢次侵略性的遠征使得蒙古人在十三——十四世紀時和其他國家——西伯利亞、中亞、東亞、東歐、近東、中東——的人民有了交往。他們分散在彼此相隔很遠的地域上，從伏爾加河到中國的黃海，從西伯利亞的大森林、滿州北部到炎熱的阿富汗，並有部分蒙古人在那裏永久居住了下來，和其他的蒙古人斷絕了任何聯繫。

由於成吉思汗帝國的崩潰，同時也由於個別蒙古人集團分散在彼此相隔很遠的地域上，統一的蒙古語不可能、也來不及形成。彼此隔離的各個方言各自發展，並在以後形成蒙古語族一系列獨立語言（十四——十七世紀）。

然而，蒙古學的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持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部分人斷定蒙古語在十二——十四世紀時是統一的語言，講這一統一語言的有蒙古氏族和部落的各不同集團。在桑席耶夫教授（Г. Д. Санжеев）的各著作中特別反映出這種看法。另一部分人在對中國的及其他的文獻進行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甚至到十二世紀時蒙古語還沒有能夠成為一個統一的語言，因為在當時講蒙古語的至少有三個中心——室韋、契丹、吐谷渾，所以根本沒有任何根據來談其統一體。匈牙利學者李葛提教授（Л. Лигети）在評論桑席耶夫教授著的“蒙古語族比較語法”一書時確鑿地反映出這種觀點（該評論載於莫斯科雜誌“語言學問題”一八五五第五期第一三三頁）。

由此可見，由於過去的統一體已全部破壞，蒙古人沒有能來得及建立一個統一的、分佈普遍的標準語言，並且使這個標準語言能夠在分散在各地的蒙古羣衆之間建立起聯繫。有一部分人在阿富汗永遠居住了下來，和其他的蒙古人沒有任何聯繫。最初是這些人和其他的蒙古人分離了開來。這就是現在所稱的莫戈勒人（他們在成吉思汗帝國時作為據點的前哨而移去的）。現在這些阿富汗的莫戈勒人的語言與其他蒙古人的語言的差別顯著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這些莫戈勒人不懂其他蒙古人的語言。這種情況大概可以由以下兩點來說明：首先是在阿富汗莫戈勒人的語言裏保存了很多十三世紀初葉蒙古人口語特有

的古詞和成分，其次出現了許多來自伊朗語族及其方言的借詞。

在十三世紀初葉，還有一些人與其餘的蒙古人分離了開來，他們在很久以前與其他蒙古部落失去聯繫以後，突然又出現在青海省青海（озеро Кукунор）一帶。這就是所稱的蒙古爾。蒙古爾像莫戈勒人一樣，在他們的語言裏也保存了許多古詞，同時因為在他們周圍都是藏族與漢族，所以在很長的時間裏受到了周圍環境的強烈的影響。蒙古爾語言和其他的一些蒙古語同樣也存在着顯著的差別。

十七世紀在滿洲出現了達呼爾族，它的語言是蒙古語族的一支，但是帶有許多通古斯滿洲語族的成份。這三種蒙古語——莫戈勒語、蒙古爾語、達呼爾語——和其他蒙古語的差別在於：它們保存了那些在其他蒙古語裏已消失的十三——十四世紀蒙古語的特徵，同時它們從其他的語言裏——伊朗語族、藏語、漢語和通古斯滿洲語族——借了大量的詞。莫戈勒語、蒙古爾語和達呼爾語在蒙古語族裏佔着特殊的地位，不僅在它們相互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差別，同時在它們和它的蒙古語之間也存在着相當大的差別。

對於蒙古語族裏的喀爾瑪克語、現代蒙語和布略特語曾作過一些研究。

沃伊拉特人講着各種方言，這些方言很早就與其他蒙古語的方言有了差別。從地域方面看，沃伊拉特人過去和其他的蒙古部落是互相隔離的，直到現在他們還是比較分散地居住在相隔很遠的地區。一部分沃伊拉特人因為歷史條件不利，不得不離開家鄉，在十七——十八世紀時移居到布略特去，或是伏爾加河下游。一小羣沃伊拉特人在蒙古西北部的科布多地區安居了下來。無論是住在布略特的沃伊拉特人，或是住在蒙古的沃伊拉特人都部分地受到了他們周圍居民的影響。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或者是布略特化了，或者是喀爾喀化了。

顯然聚居在青海省、阿拉善和新疆的沃伊拉特人保留了方言特點。看來，正是新疆的沃伊拉特方言保留了自己的特點，它和中國境內蒙語的其他方言的差別比較大。

十七世紀初葉布略特蒙古人自願加入了俄國。也許在十七世紀時布略特各方言與現在一樣，在詞彙方面，它和喀爾喀各個方言之間是

有差別的。布略特人除了從事於畜牧業以外，同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從事於打獵與捕魚；他們沒有文字；封建化的過程很弱；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反映在布略特蒙語及其方言的特點上。布略特蒙古人在加入俄國以前，散居在彼此相隔很遠的地區，從下烏定斯克（нижнеудинск）到中國境內的巴爾虎，從勒拿河到蒙古的邊境。我們認為：這就是布略特蒙語在很早的時候已分化為許多方言的原因。

十五世紀中葉，蒙古人在政治方面分為北蒙古人（又稱外蒙古人）和南蒙古人（即所稱的內蒙古人）。

外蒙古人由於人民革命的勝利，在一九二一年建立了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人也同樣由於中國人民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而獲得了自由，與中國各少數民族一起開始從社會的經濟與文化方面改變自己的生活。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南北蒙語之間的差別不僅表現在語音特點方面，同時也表現在語法和詞彙的特點方面。當前的任務是要對它們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

根據現有的材料，蒙古語族一共有六個獨立的、活的語言——莫戈勒語，蒙古爾語，達呼爾語，喀爾瑪克語（即沃伊拉特語），布略特語和蒙語（即喀爾喀語）。在這六個語言中，有一部分語言在語法和詞彙方面彼此很接近。

現在簡短地談一下這些語言。在敘述莫戈勒語、蒙古爾語、達呼爾語的特徵時，主要是談它們的語音組織（звуковой состав），因為根據現有的一些關於這些語言的片斷材料，暫時還不可能詳細地說明它們的一些特徵。

阿富汗的莫戈勒語的特徵是：沒有塞擦音 ДЗ 與 Ц ；也沒有處在二個元音之間的輔音（интервокальный согласный） Г 和 Г ，因此形成了長元音，或是兩個元音的音組；還保存着不受後面一個音節的元音影響的在第一個音節的元音 i 。

顯然，藏語和漢語對於蒙古爾語詞彙的影響很大。在蒙古爾語的詞首常用 Φ 或 X 這兩個輔音，這種情況不論在蒙古書寫語、或是在蒙古語族其他方言里都沒有，例如： $\Phi\text{Y}\text{A}\text{B}$ ——星， $\Phi\text{Y}\text{L}\text{A}\text{H}$ ——紅的； $\text{x}\text{a}\text{ly}\text{a}$ ——手掌，等等。在少數詞的詞首也使用 Ш 和 P 這兩個輔音。

如：шигэ——大的，шиниё——笑；расэ——皮膚，等等。

旧蒙古書寫語里的帶有 ɣ 或 ɣ (它們是处在兩個元音之間的輔音) 的音組的地方在达呼尔語里以像 ай, әй 等这样的單音节音組来代替，如：айл——山，дэй——弟弟，等等，也即在达呼尔語里常以复合元音来代替应有的長元音；它沒有輔音 з(дз) 和 ц，它和蒙古尔語一样，有詞首摩擦音 х，如：ход——星，харба——十，等等。

至於說到達呼爾語語法上的特點，那麼可以指出它还有這樣一個複數詞尾，即：сүл，在其他的蒙古語裏沒有這一個詞尾(модсүл——樹，айлсүл——山)；所有格和客体格、从格和造格的形式一样；現在将来时有附加成份 -бэй，过去时有和过去时形動詞形式一样的附加成份 -сэ^н。

這些語言的材料還沒有經過研究，因此要求現在比較完滿地想像出它們的構造，是很困難的。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它們都屬於蒙古語族，是蒙古人各個部落的語言。幾百年前這些部落和其餘的蒙古人分離了開來，生活在另一個語言環境裏，於是把其他語言的許多成份運用入自己的語言中去了。

這些活的蒙古語，首先是現代蒙語，布略特蒙語，喀爾瑪克語的語法形式，蒙古學家常以它們和舊蒙古書寫語言的形式作比較，所以在講現代蒙語語法的緒論時必須談談研究舊蒙古書寫語言的某些問題。

大家知道，蒙文的歷史開始於十二世紀末葉和十三世紀初葉，然而，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哪一個蒙古部落首先採用這種文字，並且也不知道在書寫語言開始形成的時候，是以何種方言作為基礎的。人們推測，舊蒙文是由當時隣近畏兀兒的較先進的乃蠻(найманы)部落和客列惕(кериты)部落首先採用的。蒙古人借用了畏兀兒的字母。對於舊蒙古書寫語言發展的歷史道路到現在還沒有經過足夠的研究。甫拉季米爾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院士在詳細地作了許多關於蒙古歷史和蒙古語言史的研究以後，認為舊蒙古書寫語言的發展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十三世紀末葉結束，它的特點是：當時這個文字基

本上是爲國家文書需要服務的。

第二個階段是從十四世紀初葉到十六世紀末葉。在這個時期裏，該文字除了繼續爲國家文書需要服務外，在藏族和畏兀兒僧侶的率領下廣泛地被利用來翻譯佛經。在這個階段的过程中，畏兀兒蒙古字母幾乎沒有變動，就是在寫法上有一些更改。因此，這兩個階段的字母被稱爲畏兀兒蒙古字母。由於翻譯佛經，在蒙文中滲進了從其他語言來的借詞。

應該記起關於影響語言和文字發展的原因，屬於這些原因的有：生產不斷發展和完善，出現了各社會階級、文字，產生了國家，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要求有條理的文書，發明了印刷機，出版物出現了，並發展了，以及和人類社會發展有關的其他許多原因。

第三個階段，按照甫拉季米爾佐夫的意見，是舊蒙古書寫語言發展的階段。它開始於十六和十七世紀交界之間，這個時期無論是在語言或在字母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改變，如許多舊詞和成語都已不用了；這個階段還爲人民的方言成份開闢了道路；並開始滲進了藏語的借詞；文字本身也起了變化，創立了蒙古自己的文字（確定了文字中的一些符號），於是便形成了蒙古的書寫語言（標準語言）。蒙古人民共和國不久以前還使用這種文字，而在內蒙到現在還通用這種文字。

從這個時期起，舊蒙古書寫語言就成爲蒙古人自己的語言，這也是這個階段中的特點。沃伊拉特人從這個時期起開始逐漸拋棄這個書寫語言而使用自己的〔薩亞頒弟怛文字〕（*дзаяпандитское письмо*）。由薩亞頒弟怛所進行的改善蒙文的目的是使這個文字更接近於活的語言。於是在一六四八年出現了比較確切和比較明瞭、並且不同於一般的舊蒙文的新文字。

以畏兀兒字母創造的舊蒙文字母僅有十四個符號，因此，不得不用同一個符號表達不同的音位，而同一個音位，由於在詞裏的位置不同，用不同的符號表達。例如 *o, y* 在詞首時沒有區別。詞中或詞尾表達的 *y, o* 還可以表達 *y, o*。1 這個符號在詞首可以表達舌中音 *j* 和塞

擦音 Δ^3 (在方言裏是 $\Delta^{\text{ж}}$)。i 在詞首可以表達元音 a 或者是 e 和輔音 н 相結合的音組。因此，所有这一些都使按照这些規則書寫起來的同一個詞有不同的讀法：

түтмө ——騎馬；射中目標。

түмү ——一百；什麼。

十三世紀，蒙古人想以較完善的字母代替這個不完善的字母。在忽必烈帝國時，也就是在十三世紀末葉時，想以藏文為基礎來創造字母，但並沒有成功。

桑席耶夫教授爲了比較準確地區分音位，在採用補充符號時發覺了从前不会合理地使用畏兀兒字母的原因，他認為 L 当方言分歧相當的大，而方言間的差別不能削減時，帶有比較準確的字母的文字必然要以某一方言為基礎。但是在當時像這樣的文字對於講其他各方言的人顯然是不能瞭解的，所以在各方言發音方面差別很大的情況下，体会到必需要創立一種对所有方言或是对大部分方言的關係都是一樣的文字。要使各個方言的使用者都能懂得文字，那麼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对各方言的距離必須是一樣的。因為只要它对某一方言比較接近些，那麼它馬上就會成為不太適合於作為該語言所有使用者的書面交際工具。J (注一)

桑席耶夫教授的觀點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他並沒有把問題解釋徹底，也沒有肯定必要的歷史界限：在什麼時候這樣的 L 超方言 J 文字可能實現，在什麼時候繼續使用這種文字就會成為統一的全民語言，也就是統一的民族語言發展的障礙。這個統一的民族語言對本民族人民羣衆都應該是能夠瞭解的，不管它們在過去有着部落的分歧或是方言的分歧。

在封建制度的條件下，類似這樣方式的文字，有的時候甚至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在民族發展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條件下，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在一定的方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應

(注一) 見桑席耶夫著“蒙古語族比較語法”第十八頁。

該想起下面這一點：地方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在以後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

民族語言是在一定的方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又從其他的方言裏吸收個別的要素，例如，詞彙方面，所以它是本民族的人民羣衆都能夠懂的語言。它通過學校、刊物、廣播等而普及起來。

在類似的歷史過程中，在民族和人民羣衆的民族意識發展的過程中，當然是會要求比舊蒙古文更加完善的新文字，使它能更好地以較快的速度來普及文化和促進民族團結。

作爲舊蒙古書寫語言基礎的方言的語音組織裏曾有過如下的語音：

元音：a, o(y), e, ū(ü), i;

輔音：т——д, л, м, н (нг), г——к, ɣ——х, с——ш,
ч——ц, j(дз, дж);

複合元音：ai, ei, oi, yi, üi.

舊蒙古書寫語言的語法特點是：它所曾經有過的一切語法形式，到現在幾乎都還存在於我們所知道的蒙古語族諸語言和方言裏。如果我們看語法中像變格和變位這樣重要的部分，那麼可以看出舊蒙古書寫語言具有現代各個蒙古語和各個蒙古語方言中所有的格和所有的動詞形式。在舊蒙古書寫語言裏僅缺少沃伊拉特各方言裏的方向格和程度格。

舊蒙古書寫語言多樣性的和豐富的語法形式可以由以下情況來說明：舊蒙古書寫語言從它存在的時候起，就是以蒙古語各個方言的成分來充實自己的。舊蒙古書寫語言的詞彙起了變化，並且也充實了。大部份的古詞在舊蒙古書寫語言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就已經不用了，而一些有關佛教的詞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社會改革的年代裏消失了。隨着生產、技術和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的詞和新的術語，並以它來代替那些消失了的詞。

這裏也應該記起關於在詞彙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很清楚，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是處在差不多不斷發展的狀態中，工業和農業